

仁者乐山

□胡殷红

文坛都知道关仁山是唐山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唐山人自嘲是“老呔儿”,好像多少含着点“土”的意思。1997年“三驾马车”驾着辕满世界瞎跑那阵子,我在北京见到了笑模笑样的关仁山和“浑不吝”的谈歌。关仁山是年龄最小的那匹马,说话的调儿像赵丽蓉。如今关仁山都当了河北省的作协主席,讲话发言,贫嘴聊天,他“咋儿着、咋儿着”的,还是那腔儿,成天笑眯眯的还是那样。

“三驾马车”由三个河北作家组成。何申是大哥,板整有样。谈歌长得就像个车把式还嗜酒,只要喝多了,就得关仁山背着他回家,我管这叫“燕赵悲歌”。老谈在关仁山面前总是倚老卖老“挤对”小关,可私下里不管醉与不醉都口齿不清地表示:小关写小说扬名立万时,我已读过他不少作品,见过他“下”的不少鸡蛋,就是没见过这只下蛋的鸡。然后嘎嘎狂笑,口水四溅地列举关仁山小说,时不时背点段落。凡到这时我都刺激他:把妒嫉当歌儿唱也是妒嫉。谈歌就东倒西歪地“正经”起来:我是真挺佩服他,我绝对写不出来,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评论关仁山的作品不是我的专长,更何况作家出版社那本近40万字的《关仁山研究专集》摆在眼前,我还能说出啥新鲜的话。只能用现在已经泛滥成灾的“多才多艺”来形容关仁山,他在书画界写书最多,在文学界书画也有名。关仁山中专时学过美术,这几年拾起来,调剂一下枯燥的写作生活,我就说他是附庸风雅了。可这一画也麻烦,没人追着要他的书了,要字要画的倒不少。听说有一次在县里搞活动,人家介绍关仁山是书协主席,这让真正的书协主席颇为尴尬。

我去过几次唐山,大街小巷转悠,触目所及尽是关仁山写的大字牌匾和他画的“关葡萄”。带我转、陪我看的人,说起关仁山的字画,比关仁山本人还神气招摇。说关仁山在唐山搞的那次个人书画展吧,文学界的朋友也就是想去捧个人场凑个趣。可大出意料,那场面壮观得就像赶菜市场抢便宜货。

那年在北京开青创会,正赶上“三驾马车”在道上野跑狂奔得来劲呢,因为何申与谈歌都超岁数了,唯有关仁山独自来北京开会,大家总是打听老何与老谈,关仁山只得端起酒杯豪气干云地代表他俩给大家敬酒。我当时就打电话给谈歌,说关仁山以前不喝酒是装的。谈歌知道关仁山的酒量,心疼地吼叫着:谁批准他代表了?长本事了?告诉他千万别逞能!果不其然,当晚“狗熊”关仁山就去医院输液了!

比关仁山岁数大点的人都会背诵“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个警句。我总调侃关仁山:一个人微笑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变的笑脸。你就是装,装这么多年也挺难。自打手机普及

到现在,每逢佳节我都能收到关仁山问候的短信,我曾问谈歌他也给你发吗?谈歌非常不屑:我只要接到他肉麻的短信,一准回拨电话训他:有事没有?没事别老骚扰我!谈歌又嘎嘎傻乐说:他哼哼唧唧老实听着。有一次我们正好在石家庄参加一个会,会中接电话,说谈歌从楼梯上滚下来摔得不轻,会一散关仁山撇下我们就奔了保定。没想到关仁山一到就被瘸着腿拄着棍的谈歌拉上饭桌,他像立了战功的伤兵往主位一坐“可劲儿造”,关仁山插不上嘴,就只有眨巴着眼看他闹腾。其实谁都看出老谈嘴上“东邪西毒”的,心里是真暖和。

不能不提的还有关仁山的拿手好戏——唐山方言版的评剧《列宁在1918》。他故意强调“老呔儿”味儿,从不嫌“母语”土,把这个挺经典的电影演绎得“掉渣”。酒不行,他就唱,这招儿能顶酒使,关仁山特别卖力气。尤其三匹“野马”捆到一起以后,哥儿仨冲出河北唱遍全国。我碰见他们的次数多了,真有点听腻啦,就对关仁山说:你们就像戏班子卖唱的。没隔两天,“三驾马车”奔了浙江,中午作协领导请客,就因为演了这个节目,晚上《江南》杂志又加了一顿,请编辑看他们演出。关仁山叹息着说:我们这叫一路卖唱到江南啊!天津作家李唯听过他仨“卖唱”,把这个段子写进电影《美丽的脚印》。那年倪萍主演关仁山的电视剧《天高地厚》开机时,倪萍非让关仁山唱唱“原版”的,听罢,倪萍前仰后合地说:还是唐山味儿地道!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关仁山写过一阵通俗小说,想“改邪归正”的他把最后一本的署名权卖给唐山一书商了。书商手头没钱,过去是批发玉米淀粉的,转让稿费就拿三卡车玉米淀粉顶了。关仁山托朋友帮忙把淀粉卖给了唐山万里香灌肠厂。老板看着除了两颗黑眼珠满脸都是淀粉的关仁山,憨厚地说,其实我也用不了这么多,但作家的忙咱得帮,要不然你咋办啊。关仁山心想,人家对作家这么尊重,以后写点真格儿的吧。从那以后,关仁山就开始写他的“雪莲湾”了。没承想正是这一点儿实实在在的感恩心理,成就了他日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白纸门》。《白纸门》里写到的“雪莲湾”,其实就是他的家乡黑沿子村。

关仁山13岁那年让人从唐山大地震废墟里“刨”出来,虽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刨”他的时候谁也想不到这小子日后能成为这么有名的作家。当然,从13岁至今他为自己的成长付出了多少辛劳,多少努力,只有他自己清楚。正所谓“天道酬勤”,联结磨难与成功的中间环节永远只能是勤劳。

胡殷红,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出版有报告文学集《将帅夫人浪漫曲》等专著。



印象仁山

□聚云

关仁山之于我,亦长亦兄,在我心中,他是我敬重的长辈,在他眼里,我是他的小兄弟。假如让我闭上眼睛,问我,你们关仁山主席是什么样子的?那么立刻会有一个画面溢出脑海:一位典型学者模样的男人,一边憨憨地笑着迎面走来,一边用辨识度极高的唐山话热情地打着招呼:“好久不见呐,晚上招呼着小兄弟们喝洒喲。”

说完这话,他就脚步匆匆地去忙活了,近些年,他越来越忙,忙着四处采风创作,忙着出席各种活动。但如果你认为他约酒的话就是随口一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早就安排好了一桌饭菜等着他的一群小兄弟。这么多年以来,他对我们这些小一辈人的承诺,从未落空,不论是一场酒菜,还是一幅字画,他都言出必行。在他眼中常常看到对我们这些年年轻人大大的喜爱和期望,总能感到一种鼓励和信任,这让我们更加努力前行。

印象中关仁山一直在笑,那种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快乐总能影响他身边的人,让大家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和压力,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和他一起憨憨地笑。

在关仁山身上,有老一辈唐山人的味儿,这个味道,就是从地震废墟中伸出手一起爬出来的侠骨柔情味,挽住胳膊一起站起来的坚韧刚毅味,肩并着肩一起闯出去干事业的豁达爽朗味,这种味道,是一种吸引人、凝聚人的人性味儿。

唐山大地震那年,关仁山13岁,他和母亲一起被埋在废墟中,母亲怕儿子消耗体力,不让他呼喊,而自己却不停地呼救,当他们在第二天被邻居从废墟中扒出来后,他和受伤的母亲不顾余震的危险,很快就投入到救人的行列里。

1989年秋天,时年26岁的关仁山由通俗文学转向严肃文学。命运的安排就是这样绝妙,一如13年前的他从大地震的废墟中爬出来一样,关仁山用他的豁达和坚韧从转型的陌生与艰难中充满自信地走了出来。自此,涅槃后的关仁山真正走上了纯文学的创作道路,开始了他的守望乡土之旅。

关仁山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到他的作品中,他用质朴的情感贴近家乡,用作家敏锐的观察力洞悉本质,用独特的视角描绘乡

村风貌、刻画农民形象,用一部部厚重深刻、饱含深情的作品不断冲击中国文坛,构建了专属于他的文学雪莲湾。这几年,黑沿子村所在的政府请清华大学的设计专家按照关仁山小说描写的民俗,设计了“雪莲湾蓝海新村”,楼群已经拔地而起,把他虚构的世界变成了现实的新农村。村里还在工商局注册了“雪莲湾牌”海产品,已经打入城里超市。在唐山市里,雪莲湾海鲜酒楼也已经开张了,海鲜酒楼红红火火,还在城里有了连锁店。

三十多年来,关仁山通过一系列的乡土小说创作,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还原了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重塑了一批形象丰满的农民形象。他在这些人物身上倾诉了对农民的悲悯,也注入了对农村未来的深切希望,如同用文学在土地上播下一粒粒希望之种,他通过塑造这些形象,浇灌出一片温厚的热土,种出中国乡村新的未来。

聚云,原名王子龙,1987年生于保定高碑店市,《河北作家》专栏作者,连载散文体人物传记10篇约3万字。